

新民晚报

11月25日是巴老的诞辰。我每次去故居瞻仰，都会被一幅凝结着浙江作家和刺绣艺术家对巴老的爱发的绣像所吸引，有意识地多看他几眼……

巴老与浙江的缘分可谓源远流长，不仅祖籍地是浙江嘉兴，而且他对西湖的人文景观特钟情。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几乎每年到杭州边养病，边工作。后因病情加重才作罢。浙江的旧雨新知都很牵挂他，适逢其百岁之际，作家们酝酿着向病中的巴老表表心意。想来想去，最终把目光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绣艺术传承人、刺绣工艺大师孟永国的发绣上。

作家朋友在温州师范学院人像绣研究所见

大隐隐于市的静安寺

王智琦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南京西路上，在轻歌曼舞的百乐门对面、衣香鬓影的久光百货旁，有一座历经千年的佛教古刹静安寺，这是滚滚红尘中人们虔诚礼佛的圣地，也是放飞心灵的绝佳之处。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无数次到静安寺，对静安寺多有了解。每次进去，心便会立即沉静下来，尘世间的车水马龙、荣华富贵都会奇妙地隔绝在外。

静安寺始建于公元247年，当时名为沪渎重元寺。公元765年改名为永泰禅院。到公元1008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为避讳而更名为静安寺，迁移到芦浦沸井浜边上，就是现在的位置。

芦浦浜确有一眼泉水，曾被誉为“天下第六泉”。上海开埠后，静安寺成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交汇处，变得日益繁盛，静安寺门前的沸井浜（也称涌泉浜）被逐渐填埋，寺庙僧人则在涌泉周围垒石筑栏。到1919年，这儿被辟通为一条叫静安寺路的通衢大道，涌泉得以保留，洋人们还称其为“涌泉路”（Bubbling Well Road），与其他七处景观（赤乌碑、陈朝桧、虾子潭、姜京台、沪渎垒、芦子渡、绿云洞）并称为“静安八景”。读着这些景观名胜，遥想着当年的亭台碑石、行云飞舞，该是怎样的美不胜收啊！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静安寺被确定为全国汉族传佛教的重点佛教寺院，1985年，山门豁然洞开，恢复宗教活动。现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静安寺方丈慧明法师，因缘足具，全程参与静安寺重建，恢复原有的山门、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法堂、观音殿、牟尼殿，还在广场正中，安放着一座为纪念建寺1760周年而特铸的铜铸福星宝鼎，山门东南侧矗立着一座阿育王梵幢。慧明法师又妙想天成，在寺庙西北角的弹丸之地，建起一座高63.68米的七层佛塔，通体贴上金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阳光与灯光映照下，金光闪烁、庄严辉煌，仰之弥高，摄人心魄，成为上海乃至全球著名的一大景观亮点。

静安寺现收藏着宋光宗赵惇的“云汉昭回之阁”碑、苏轼等历代名人字画、宋代磁基、明洪武大钟等、宋代大雄宝殿、瞻礼观音殿、牟尼殿等，仰望巍峨壮观的宝殿上方，飞檐斗拱，榫卯衔接，数十根粗大油亮的柚木梁柱顶天立地，气势磅礴，安置其间的释迦牟尼坐佛、千手香樟观音立像、纯白无瑕的牟尼坐像等，无不低眉含笑、沉静慈爱，护佑着一方百姓幸福安康。

匆匆路过的行人啊，请您停下脚步，到静安寺来，呼吸一下别样的空气，或许会得到一种别样的心灵满足。

到孟永国时，他正忙着为荷兰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绣肖像，听到是为巴老绣像，孟永国放下绣花针笑道：“此事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原来，他在少年时就喜爱读巴老作品，用父母给的压岁钱买了《家》，又把积攒的零花钱买了《春》《秋》。进入研究所后，为巴老创作绣像是留存在他心底的梦。所以，一拍即合在情理之中。

商谈中，孟永国提出需巴老照片作参考。作家朋友便把巴老女儿小林和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

小林听说此事后，不仅支持孟永国为父亲绣像，还在电话里对孟永国说：“我要把我的头发剪下来寄给你，绣到我

父亲的发绣像里，发绣像既有读者对我爸的喜爱，有你这位艺术家的深情，更有我爸血脉的头发，体现了儿女和孙辈们对他的爱。”

小林的建议无意中丰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统孝道的含义。孟永国听后说：“我一定把你的青丝绣进巴老的发绣像里，它的意义太深远了。”

孟永国曾为周恩来、邓小平、爱因斯坦等名人绣过像，这次是为心仪的巴老而绣，他找来巴老的作品细读，又拿着照片认真比照。他要把巴老的“把心交给读者”内涵用发绣艺术展现出来。他把绣像设计成一本大书的造型，并采用了乱针技法绣出的“碎瓷纹”，给人一种特有的美感。

巴老百岁期间，作协东厅成了读者向“人民作家”——巴金先生送祝福之地。2004年11月25日，孟永国和茅盾文学奖得主、女作家王旭烽代表浙江作家护送巴老发绣像来沪进行交接。我和参加仪式的宾客都想一睹“真容”，当小林和孟永国掀开红绸布，像上的巴老正朝着大家微笑，场内立时掌声响起。这时，小林手扶像框再三端详，赞叹道：“绣得实在太好了！

发黑，脸色发青，整天混沌沌的。这是受到违反自然规律的惩罚。只有尊重规律才能有真正的健康。唐代大诗人陆游曾说“不觅仙方觅睡方”，这里的睡方显然就是科学睡眠的方法。

要掌握规律：春夏宜晚睡早起，每天大约需睡5~7个小时，秋季宜早睡早起，每天大约需睡7~8个小时，冬季宜早睡晚起，每天大约需睡8~9个小时。如此以合四时生长和收藏规律。退休以后，我尽量做到“睡觉睡到自然醒”。晚上11点以前一定关灯，“早卧迟起”，早睡以养阳气，迟起以固精气。我多年养成规律，所以本人精气神一直不错。我有个朋友喜欢熬夜，熬夜就是为了追剧，凌晨一、二点钟睡觉，躺在床上，还在想主人翁命运会怎样？然后干脆自己充当编剧。这样，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这怎么睡得着？于是吃安眠药，时间



父亲的发绣像里，发绣像既有读者对我爸的喜爱，有你这位艺术家的深情，更有我爸血脉的头发，体现了儿女和孙辈们对他的爱。

我很喜欢，我爸一定也很喜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将浙江作家朋友领进父亲的病房，但我一定会把发绣像交给我爸，我爸一定会很喜欢！”

不久，我到巴老家见原先挂在楼道口的那幅“花卉图”换成了形神兼备、有巴老血脉头发的绣像。2007年的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日本老朋友到寓所作客。这次来访的心情与以往大不一样，巴老的离去让他们心感悲伤，大家都沉浸在怀念之中。

临走向前，小林站在楼梯口向佐藤纯子等日本友人介绍巴金发绣像。此时，我看到像上的巴老笑脸相迎，仿佛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在叙说、交流，欢声笑语明显也比先前多了起来。见此，我快速按下快门，把温馨的场景定格在胶片上。

故居开馆十年来，巴老发绣像前成了网红“打卡”之地，有争相合影的，有驻足凝视的，也有站在远处观赏的，有时还会遇上来自不同国度的参观者呢。一次，我在微信上看到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著名电影演员栗原

小卷和友人在这幅像前合影留念的视频，在此，她曾作为宾客受到过巴老的接待。而今，却与巴老天地两相隔。我想，栗原小卷重返故地的目的是与众不同的。是来缅怀的，抑或是心怀当年巴老在《谈〈望乡〉》《再谈〈望乡〉》《随想录》开篇之作中，力排众议二度为电影《望乡》正名而来感恩的？我看两者皆有之……

一长，剂量逐渐加大，精神衰弱是不可避免的。要睡得香还有一些细节不得注意：天气寒冷，不能老是依靠外界的取暖设备，如空调、电热毯、热水袋、汤婆子等；或者有人喜欢盖上厚被子，甚至几条被子一起盖在身上，再或者各种棉花胎被、太空被、羽绒被、羊毛被、鹅毛被轮番试过，其实有些大可不必。笔者喜欢盖一条薄薄的被子，天气再冷，换一条稍厚的被子，外加一条羊毛毯就够了。太厚了，其实反而睡不着。

笔者的母亲喜欢睡前用热水泡脚，这个方法坚持几十年，长久以来，母亲睡眠质量一直很好。她老人家以97岁高龄仙逝，去世的时候，母亲没有基础病，身上没有老人斑。古语说的“冬天泡脚，丹田温灼”很有道理。

只要掌握规律，睡得香不是难事，做“美梦”将是常态。

绽放 (油画棒)

胡日龙

我供职的出版社搬到了七宝附近的新址。搬家只不过用了几天，但早在今年三四月份，单位就正式启动了搬迁计划，千头万绪，层层推进。而对于我来说，搬家的重头无疑是如何处理大量的样书（其实，不少同事也是如此）。

我是十多年前来到译文社工作的。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社里每有一个印次的书，不论初版还是重印，我都会收到一本崭新的样书。起先，我将这些样书放进办公室的几个书橱中，但很快书橱就放满了，于是便将样书转移到了办公桌旁靠窗的窗台上。这些书被我一本本地叠高，然后一排排地成形，最后整个窗台变成了一整面的书墙。随着样书的不断增多，我又把这面书墙推向里面，留出空间，开始放置第二排的书，不久又形成了第二面书墙。终于，窗台被里外两面书墙彻底占领，顶天立地，气势不凡。

为了继续安置样书，我只能和隔壁座位的同事商量，他慨然允诺，可以使用其座位旁的窗台。因此，我便将新出的各种作家文集、套丛书系放到了新开辟的窗台上。日积月累，这面书墙的身高也在不断增加，直至完全填满，同事的窗台也被彻底“蚕食”了。

我在“打理”书墙时，比较注意分门别类，文学的与社科的分开，作家文集和套丛书系不能打散，因而，书墙虽然满满当当，但大体有序，并不凌乱，查找起来就比较方便。时常有同事到我这儿来找书，只要有多余的，我都一概奉送；甚至出版科同事在重印时找不到样书了，也会到我这儿来寻找，成功率也比较高。

不过，由于书墙顶天立地，叠到高处难免有摇摇欲坠之感，有同事看见了便提醒我当心这些书掉下来，砸到身体就惨了。我总是开个玩笑回应：“恐怖的平衡嘛，没关系。”

其实，书墙真有不逞其力之时，果然有过几次自由落体运动，少则三四本，多则十几本。但每次“掉深”，我都不在座位上，所以安然无恙。也许，书神在冥冥之中保佑了我。

译文社出的好书比较多，而且重印率比较高，因而样书累计得很快，如何处

现在回忆农村插队的六年，最难忘的竟是那些缝缝补补的日子。我下乡的时候，记得还没干几天农活，裤子膝盖处就被拉破了一个口子。多亏了村里的王婶，找了块旧布帮我补好了。虽然颜色不是很协调，但总算是膝盖不露肉了。那是我穿衣服有史以来的第一块补丁。

王婶住在我们知青院子的西头，队里安排她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对我说，在农村，衣服要节省着穿。家里再穷，旧布烂衫也不能扔掉，要留着当补丁。

王婶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我在她的眼里，充其量也只是个大孩子。我的针线活是王婶教会的。记得我先向王婶学着钉扣子，后来又学着缝补炸线的衣角裤缝。一开始缝好后的线，我需用剪刀剪，后来也学会用牙来咬断了。有一年回上海过完春节回来，我专门带了一大包针线送给王婶。王婶很高兴。她说，亏你还能记着我。这些针线够我用一辈子的。

确实，我下放农村的时候，农民们哪有什么新衣服穿啊。就是有了件新衣服，平时也舍不得穿，非得是喜庆大节，才郑重其事穿上一回，办完事洗干净仔仔细细地叠收藏好，有的衣服舍不得多洗，怕穿不坏反而洗坏了。

那一年冬天，我参加了淮滨新河的开挖工程，冰天雪地中，我的手脚都冻出了裂口。因为干重活，我脚上的袜子特别容易破，几乎天天都要补才行。但是我的手冻了，拿不住针，缝不了。于是我就找那些在工地上给民工干活的大嫂子和小媳妇们帮忙缝。她们给我缝好袜子往往不要工钱，只要我给她们一个馍就行了，常让我感到内疚。

挖河没结束，我就因病提前回了村里。村里人远远看我穿着棉袄露着棉絮，头发长长的，胡子也长长的，活脱脱像个逃荒的。王婶见了我，半天没认出来，接着就哭了。她拉着我反反复复说一句话：可怜啊，孩子！

那晚，王婶在知青小屋的煤油灯下帮我缝棉袄，眯缝着眼认了好一会儿针。然后摇摇头说，唉，老啦，眼花啦。我那时才发现，王婶真的老了，油灯映着她斑白的头发，看着她慢慢缝着每一针，只感到心酸，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多少年过去，面对今年年年翻新，岁岁新潮的服装，王婶如果在我身边，不知她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理多余的样书呢？我的做法是不要把样书变成一潭死水，而要成为源头活水，让它们流动起来。我将多余的样书支援媒体推广和活动，捐献给学校、图书馆。因为，一本好书，只有让尽可能多的人阅读，才拥有鲜活的生命，进而产生滋养人的心灵的精神价值，否则就无异于一堆废纸。

这次搬移新址，除了必须带走的样书，其余的都由同行、同事与朋友分享了。有一位退休的出版社老总，我将“译文名著精选”和“译文经典”丛书（俗称“窗帘布”系列）的书影发给他，请他看看哪些感兴趣，我快递过去。他爽快地回答都要，我便打了几个包快递给他。他收到后除了表示谢意，还感叹都是好书啊！让我不由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自己也买了不少译文版的书，比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罗曼·罗兰文钞》，等等，对译文品牌的书非常喜欢。正是因为对译文社有很高的认同度，促使我在前些年来到这儿工作。而读者对一个出版社图书的热爱，成了一代代出版人砥砺前行动力。

搬进的前一天，书墙彻底清空了，阳光透过大玻璃窗又洒到了我那也清理得空空如也的办公桌上，有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明亮。我不禁思忖：坐拥书墙也许是一种幸福，但假如坐困书城（墙），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人生离不开书本和知识，但如果死读书，食古不化，脱离实际，岂不变成了书本的奴隶。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描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难忘经历：他16岁时来到喀山，希望进入喀山大学，一圆自己的大学梦，但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他四处打工，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同时阅读进步书籍，终于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上了人生的新路。高尔基的故事说明：生活实践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你才能战胜阴翳，让心灵变得敞亮，读懂好人生这本大书。

周恩来总理欣赏和书写过的一副对联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刘蔚

坐拥书墙

缝补在记忆深处

许桂林

十日谈

我之冬藏 冬天储能，从吃肉开始。

责编：龚建星

